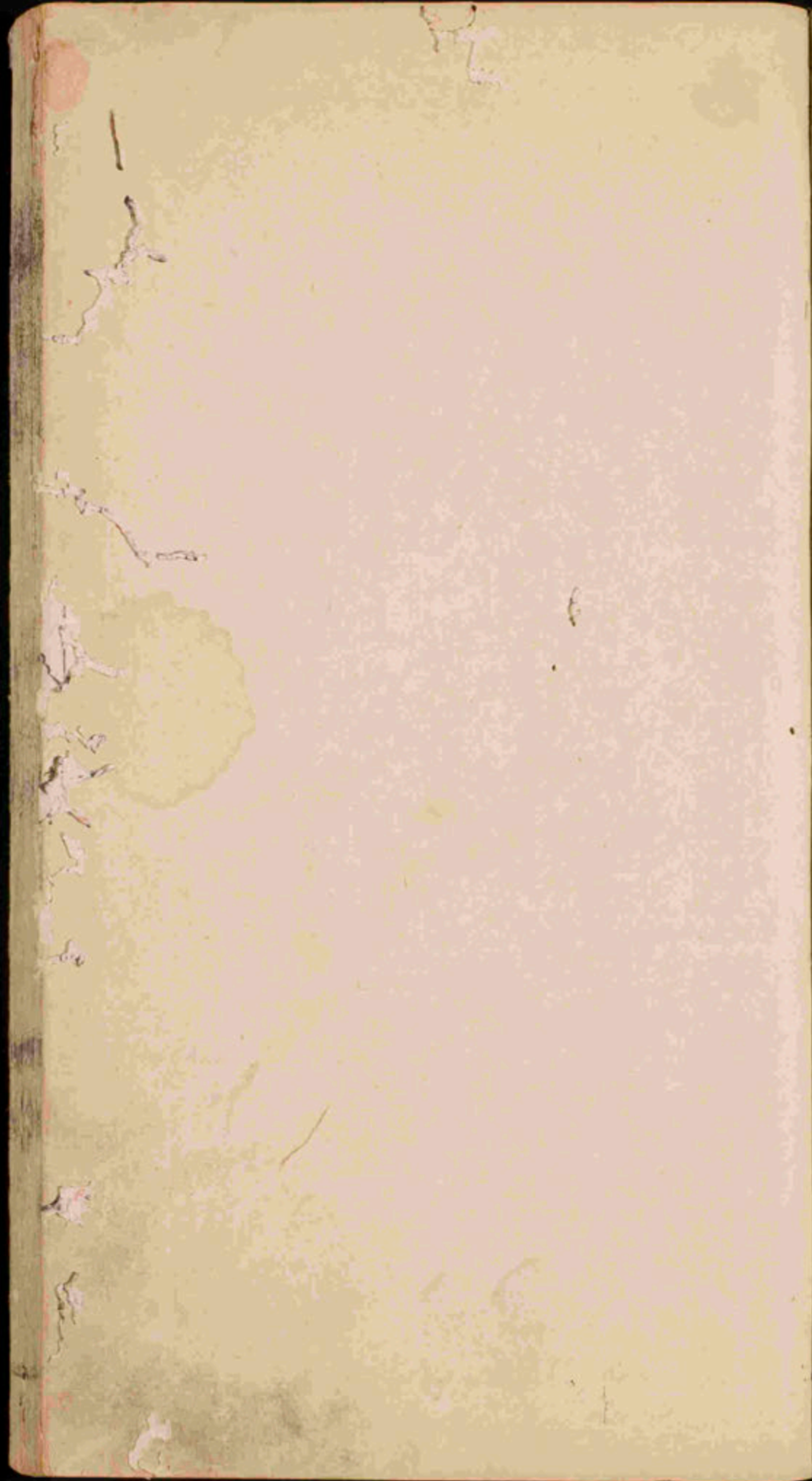


南華經 卷二終

110X
628
2
2



寬延庚午冬十一月讀于八瀨東雲亭

辛未夏四月三日每業于壘都

黑澤氏
番書記

南華經分章註釋評林卷六

外篇刻意第十五

讀書卷九

鰲海陳榮選校輯

此章排比體

韓昌黎文法
多祖此

避世關照脫
出羣之外
故與為方非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
議世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
有物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
憤世嫉和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社為治而已矣此朝
高廷之士尊主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
音慶間音釣漁間音慶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
音之人悶眼者之所好也音嗚呼音呼吸吐故納新音熊經鳥

憤世嫉和

鰲海陳榮選校輯

番書記

讀書卷九

番書記

通篇只是此片文字自此以下連下許多故曰字暗末用一譬喻却以對語有之為結頂子細看他筆勢波瀾

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

所好也總之五事人以德資無為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

江海而間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為無不為無不有也澹然無極

而眾美淡之此天地之道聖人得天地自然之道者故曰夫恬淡

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

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

能入和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

也順天理而行天行其死也物在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彼不

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魚鬼責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

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魄不離音虛

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和喜怒者道之

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

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

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

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

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

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自于越之劍者

以水為喻雖若尋常但曰鬱閉不流亦不能清則非徒然枯木死灰矣

通篇只是此片文字自此以下連下許多故曰字暗末用一譬喻却以對語有之為結頂子細看他筆勢波瀾

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

所好也總之五事人以德資無為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

江海而間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為無不為無不有也澹然無極

而眾美淡之此天地之道聖人得天地自然之道者故曰夫恬淡

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

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

能入和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

也順天理而行天行其死也物在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彼不

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魚鬼責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

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魄不離音虛

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和喜怒者道之

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

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

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

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

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

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自于越之劍者

以水為喻雖若尋常但曰鬱閉不流亦不能清則非徒然枯木死灰矣

野語田野之語即里語也

善補也編也
緝也

文字契語最難如此唱起三句方說古之治道者其是奸文字東坡言因讀莊子而悟作文

極上際于天下鑄于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同天為純素之字者始為

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

于天倫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

人貴精神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

其神也結重真人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外篇繕性第十六治九當時備墨之言性者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

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

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矣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

此即以善服人不若以善養人之意

親忠也中中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客體而順乎文禮

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

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

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

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

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

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

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濠

音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後於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蓋之以博

古之存身存
字或作行字
解云存者不
用之時行者
用之時

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
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
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
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
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
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
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示成功不有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
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
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
性已逆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

無為無識道
德之大也故
有為有識即
謂之小也

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
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
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
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園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
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
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羗也故曰喪已
于物失性于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
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

河伯章乃問
若龍一節溪
一節禱書萬

濁也 言黃河水驟至而濁滿兩岸 河中洲者

起案 音渚 音崖

非真樂

應前

道 軒冕

無求于外

順以志者不

失其自然之性

所立者高

即反一無

有為

有知

三字下詩奇絕

稱已以徇時

重未而失其本

卷之不出此
莊子平生命
脈細寃便見

借河海問答
以明小大多
少之分與鴟
鵂鳩之論
相類文休机
軸變換愈奇

尾間出山海
經言海水至
此随沃随乾

樂軒云乾坤
雖大人身小
拳石空中作
勝遊便是此
意
任士任事之
士也

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所謂自來是為河
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
百而自以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
輕伯夷之謙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
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于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
竈不可以語于海者，拘于_局所居也。夏蟲不可以語于冰者，
所知止于一時篤于時也。曲士不可以語于道者，束于教也。今爾出于
崖溪，觀於大海，乃知爾_{自視}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
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間泄之，不
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

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天
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
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
間也，不似_{小穴}罅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
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與兩句發得極處一焉；衆卒九
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
有聖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
曠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
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
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

是故以下其辭伸縮長短齊而不齊此文法也

此數語即所謂父母未生以前道也在禪家便是一太公案莊子只等閑說了

量無窮時無止不可量相尋無已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夫夫有分無新無故

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不以小大為多寡而後知量之無窮知量無窮證歸今故故遙而不考明今古未至

悶撥而不歧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時得時失

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既生則天也

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天也

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天也

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又一轉

至細之倪端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所

世之謙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鳴鳥下視塵埃之類

后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小而人小

言精者局于形故可以言論可以意推若小者大者皆無形則言意不能盡而不可以精粗言矣

前言不賤門謙不賤貪行所以換此一轉又添个貴

之微也音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宜其勢尚非無形者

期于有形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不可以精粗言

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

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不自仁愛而亦不以愛物為能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人思動不為利不賤亦不以求利者為非不自多

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不自為崖異和光同塵

賤貪汗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由由處焉能况我之意

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分不別白明白

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無得喪忘物我約

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何者為極

賤粵狃大同

賤而極其理
惡至而倪小大吐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

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

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

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

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

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

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

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

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

把堯舜與之
會湯武與白
公相形而言
皆憤時之激

論山類甚多
但觀其文勢
可也

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

以室穴言殊器也騏驥驪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

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鷓鴣夜操蚤察毫末晝出瞑真目

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非非師治而無

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是猶師天而無

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

誣也帝皇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

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

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

辭受趣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

篡夫義徒即
是堯桀之喻

論山類甚多

梁麗

二

三句三個其
字下得自別

道理又說個
權字自是作

家又有不以
物害已一句
愈自分曉着
來莊子見道
自是親切特
讀其書者看
他不破
自篇首至此
凡六問答如
風驅遠浪漸
近漸激至是
而靈濤噴薄
使人接應不
暇頃更澄清
則波光萬頃
一碧涵天
自一足說到
無足皆言天

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
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
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

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
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
珍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

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
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

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
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

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騾若馳無動而
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騾若馳無動而

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因將自化河伯
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因將自化河伯

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
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

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熱
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熱

水弗能弱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
水弗能弱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

察乎安危宜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
察乎安危宜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

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夫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蹠躅
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夫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蹠躅

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
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

天無以故戒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天無以故戒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夔憐蚊音蚊憐蛇音蛇憐風風憐日日憐心夔謂蚊曰吾
夔憐蚊蚊憐蛇蛇憐風風憐日日憐心夔謂蚊曰吾

以一足矜躄音卓音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眾足獨柰
以一足矜躄卓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眾足獨柰

何蚊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
何蚊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

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
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

向華全主翠平木

机自然之動
可謂世間至
奇之文中間
又以人之唾
喻之之足以
處又妙其末
却端在風上
而目與心兩
項却不說此
皆文字更換
奇而又奇
此章意濃辭
簡隱語不盡
后人孝之便
淺

以然哉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
曰夫天機之所動不可變何可易音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
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可見之像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
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
北而海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足踏音我亦勝我雖
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
勝也愈見奇特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時知分等意
而察之以時
命以見君子
之所守也

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造然夫
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
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
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
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

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
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
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汙焉異之不

井畫海蓋之
喻都是極出
不知這老胸

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

中如何有許
多劣相

也
還音旋顧視

九年之水七
年之旱人人
如此說信然
人類盡矣莊
子添個十年
九潦八年七

亦看等閑處
亦看等筆力

駐黃泉而登
大皇言其見
趣高遠

按列子載公
子牟悅誰而
歸其闕蓋辨
十相附會者
此又云然豈
時年學莊而
有得與

百全全生翠子木

方公子牟隱機大息仰天而嘆曰子獨不聞夫增井

之畫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

休乎井底闕也缺甃音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

還野音寒音鱉與蚪音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

時增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

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執音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

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

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

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

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增井之畫聞之遶遶然驚規

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

之言是猶使蚤音負山商音距音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

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增井

之畫與且彼方音趾音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比音然四

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

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

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

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

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音而不合舌

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高華系言

卷之六

九

增井音

井闕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不知此老何處得許多好譬喻自莊子而下為文字者無非竊其機閱這一部書天地間如何少得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雷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

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

有鳥其名稱鷦鷯音錫子知之乎夫鷦鷯發于南海而飛

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鷦

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赫今子欲以子之梁國

而嚇我邪

這一段說話又奇

以數句中自有無窮意味

而嚇我邪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

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

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

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

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

上也

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

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

善惡名譽也

四段同意本皆以物害已者今既說富貴壽三段却以烈士段如此發明變換語勢此文法也

言身名不能兩全

總提四字作養后分解之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聲音也。所下者

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

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則大憂以惧其

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動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

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

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昏昏昏音久憂不死

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

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耶。若以為善矣不

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後進躡循勿

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

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

不樂和吾觀夫俗之所樂本世群而趨之必取意本群趨者誣誣音然如將不

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

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

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

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為存其涼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

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

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

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

此篇自天下有至樂至無為哉。只是一片文字起伏抑揚最好玩

白雲在玉屏中

前言有且宅而無情死亦此意思

柳癆也今謂之生痴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
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
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
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
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
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
寢於巨室而我嗷嗷音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
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
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廢廢音貴然惡之支離叔曰子
特然此句宜非于地風波

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
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此生乃外物假合而成
我又何惡焉觀萬物之化

莊子之楚見空髑音獨髑音獨然有形擗以馬捶因而
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

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
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
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髑枕而臥夜半髑髑見夢曰

子之談者似辨士諸子所言皆人生之累也死則無此
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髑曰死無君於上無

此段只說死生之理而撰出髑髑一段話甚奇讀着當知其意莫把作實話看

連下三四將字而乎字文甚曲折

天子之子
疑母字
誤字

莊子以謂談
為樂與列子
兩載非子以
病忘為樂均
以諷世之苦
心勞形馳逐
聲利者

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自得意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
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
肉肌膚反子父子妻子間里知識子欲之乎鬻馱深贖
音賓覺頌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
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
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及水之施綆短者不
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
不可損益吾恐田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
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

死且下引証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
于廟奏九韶樂以賜太宰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
一鬻音享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
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
浮之江湖食之鱸魚音由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
惟人言之惡聞矣以夫詭詭音繞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
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
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
死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
名止於實象設於意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此段文字絕
出千古整齊
中不整齊不
整齊中整齊
知看飛雲所
馮如看孤峯
斯坂愈請愈
好
上面一截說
了却把个至
恠的結殺此
是其驚駭世
俗處莫把作
實話看

列子行食于道從見百歲髑髏擥音蓬而指之曰惟子

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生而後死而後復生予果歆乎種有幾得

水則為齒水垢音得音穢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齧音增其葉為

則為陵鳥得音穢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齧音增其葉為

蝴蝶蝴蝶胥也化而為虫生于竈下其狀若脫其名音為

鴟掇鴟掇千日為鳥其名音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音為斯

彌斯彌為食音頤音輅生乎食醯黃輅音生乎九猷音瞽音暮

芮生乎腐燻音羊奚比乎不筍音父竹生青寧青寧生

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于機皆入

于機音出入生死也音六卷終

南華經分章註釋評林卷七

鰲海陳榮選校輯

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音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

之所無音柰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

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

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

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

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

棄世棄世則魚累魚累則正乎正乎則與彼更生更

南華經分章註釋評林

卷七

此字渾似神

生則幾矣如則事雖不待言矣而自遺棄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氣合身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復其初形精不虧是謂變也謂變也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替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

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所守

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

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

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為得而止

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

言物有出于無形之先而在未有化之

始者若以得夫物者窮之此其於物安能要其至極

醉者墜車之喻極為精密

藏於天故莫之能傷即前篇不以物害

已一段

莫之傷也一段以上與列

子同復警以下又添一段

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造物為一之所造夫若

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外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

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

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

音悟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

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警者不折鏢于雖有忮心

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均乎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

形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無心開天者德生

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渠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

百五全玉卷下

二

二

累凡枚竿首
自二至五而
不墜則其疑
定入神矣
列子所引磨
何之鈞蒲且
子之戈與此
承調肯意相
類
不分二字點
破一篇
此段舉為志
不可分之喻
而中復奉若
陵車却為注
三事以喻之
乃喻中之喻
也莊子之文

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此雖借喻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所復失撥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蠅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調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僕夫人之謂乎神名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溪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艤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開暇以瓦注者巧以鈞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特凡外重者內拙

類如此

射而賭物曰

注

矜憐惜也

此段於學道
分上最為親
切推此則知
莊子前後說
天道人道之
意先說喻後
以二事實之
文勢亦奇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音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

以畏金翁任
席即戰眉代
性之斧之意
此示人室熱
之戒雖聖賢
聞之亦必為
之首肯
以上四章大
意相類病悽
承綢似發明
前章純氣之
字操舟若神
即精養入神

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
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
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
出而陽，柴立其中，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况極夫畏塗者十
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
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祗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
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
吾將三月撻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猪後
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
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
前名利當謹

之謂也。羊鞭
後則示養生
之規。祝宗說
彘則警軒冕
之惑。是皆養
生之妙旨也。
疑妖而病聞
霸而愈固常
人之情。然鬼
神之說不可
謂盡無。此惟
達幽明之故
者能知之。

段楯音之上，聚儻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
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
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詒音怡為病，數日不出。齊士
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滫音之
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
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
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窻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
東北，方之下者，陪阿鮭音，圭音，蠶音，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
洙音，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莘音，山有夔，野有彷徨，澤

洙音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莘音，山有夔，野有彷徨，澤

此處只問委蛇蓋欲發下文意所見也文法省約處

此言守氣之學借鷄為喻

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紀渚音省子為王養鬪鷄十日而問鷄已乎曰未也方虛

憍音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

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

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

走矣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鱉之

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苦而欲死也使弟子

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

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

乎曰亡吾有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

洄音密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

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

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

命也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

此喻素患難行乎患難魚入不自得之意

承淵者謂鐻者鐻者皆

此言守氣之學

七卷

四

言精絕非人所為

言精絕非人所為

言精絕非人所為

言精絕非人所為

以靜心發神而成其巧况進於藝者可不務乎

此一喻極為的切極為端正
鉤者稷矜其能圓而驅之如鉤也

此以人之常情而喻乎道須自體究便見得莊子盡物理處

曰子何術以為馬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馬

臣將為鑿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

敢懷慶賞爵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

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

然後入山林觀木之性木之形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鑿然後加手

馬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

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

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而猶求焉故曰敗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

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

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

者忘適之適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

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

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和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

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若

繳復設載懸樂鵠二喻亦

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驅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
者其名 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
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
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
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
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
言是邪？彼因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
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
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
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

見文藝中引氣充神之一

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孔歎發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
之德，譬之若載音懸音以車馬，樂音鵠音以鍾鼓也。彼又惡
能無驚乎哉。

外篇山木第二十

不才全其天
年而已矣言
之今添鴈以
不材見殺又
足一意蓋言
材不材皆猶
有形跡未免
自累死至善
思假代方為
全其真也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
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
天年。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
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
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
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

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

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則不

然無譽無訾紫音疵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

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

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

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

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

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

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

而行之無頃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

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岩穴

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喬疏於江湖之

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

之有哉其皮為之灾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

削形去皮音削去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

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

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羨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獨

狂妄行而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

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

以下數句曲盡人情

齊歌與人相逐也

看此一段今人孔淨土其源流在此

南華經

一本無者也
二字

道既悟之後
悟者如人之
餓送登舟至
於海岸宿以
反歸矣
上章復誰若
不折鑽于鉗
有枝心者不
怒飄瓦即此

無舟車柰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
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隣吾無糧我無食安
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
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
知其所適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
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
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
於河有虛舩音來觸舟雖有偏音心之人不怒有一人
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
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者向也虛而今也實也

意思

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為壇乎音部門之外三月

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

曰一之聞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音既琢復歸於朴侗乎

其無識儻乎音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

勿禁往者弗止從其疆梁隨其曲傳音因而自窮故朝

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吊之曰子

幾死乎曰然子惡死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

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翯翯音秩秩音而似無能

而一作其

句世至王季子木

二

一

直木其井以
聲名自見之
喻也

引援而飛近人為榮迫脅而棲言性未不爭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
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多而外人卒不得害是
以免於患直木先伐其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
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
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以功自喜功成者墮名以名自喜成者虧能
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
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
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
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群
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市

璧負子此
喻更佳

○

孔子問子桑雝音戶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
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假國之八親交益踈徒友
益散何與子桑雝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
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
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
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
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
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其若醴君
子淡以親小人其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
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音羊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

真冷謂以真
實大道而告
之也
今人宴客曰
待客此待字
意也

貧者士之常
儻者士之喪
故南華子一
字之間况正
其名
此段即原憲
子貢問對意
莊子析理至
精此處可見

尋常之論則
以富貴不淡
為易貧而無
怨為難莊子
却如此反說
極有意味
言天損之時
事不由己不
容不受

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季又曰舜之將死實曉真冷禹曰
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無道為一率則不勞不
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無所資於物

結帶練穿履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屨音之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
先生之儻邪莊子曰貧也非儻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儻
也衣弊履穿貧也非儻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
夫騰猿乎其得構梓豫章也攬蔓其技而生長其間雖
羿逢蒙不能取音睨音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
遭時而捕寫音也危行側視振動惶音慄音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

處世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
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句奇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
而歌焱音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

木聲與人聲稗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月而窺
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衰也曰回無受

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
之歌者其誰乎曰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饒渴寒

窮音極音不去音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足而况乎

物

不為盜竊而
有不得去者
如公孫賀拜
相而哭是也

柱稷祭祀之
地雖無可畏
亦無所取人
自敬而存留
之處富貴之
人安能無益
而無害故曰
難

信取蓋言物
無大小有所

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
天命豈可違
交集而不已不求利而利自至
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爵祿之至皆吾命使然
吾命有在外者也君
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

鷓鴣鷓鴣音鴣而月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
鷓鴣音鴣而月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
其畏人也而讓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
其志畏人而又于人間與人相近喻其無妨
仲尼曰化其萬化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

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
天所生
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
終其身
逝而終矣

莊周遊於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
地名 園之藩籬
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
鵲逐物自迷就筆端登出殷大也逝往也
殷不逝目大不規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規一蟬方得

此乃學者受
用妙語
此即莊辛靖
疑黃雀之喻
而莊子慨立
此論其警世
之迷者至矣

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博之見得而忘其形異
以利螳螂
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
以草自翳
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莊周反入

三月不庭蘭音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闕甚不庭乎
不出庭
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
為養生之學乃因逐鵲而忘身
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

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
老子
以不庭也

此一節亦是受用親切處

陽子名朱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自飾人惡不稱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

美者自謬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為不足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

哉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

邪子方曰非也子方名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

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

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

其為人也真人貌天德虛心順物而天虛綠不動其心自察而葆真清不絕物而容物物無道

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消其不肖之心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

文侯儻音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

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

之師吾形解言自失也而不欲動口鉗言其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

梗耳以固為累故不得深究其理夫魏真為我累耳

溫伯雪子名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

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

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

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

主梗土人也遭雨則壞

振振德也

自注

二

一

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先
 入而歎何耶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
 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有法度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
 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
 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
 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
 以容聲矣

此章問答極
 于出入死生
 造化推遷之
 理先儒所未
 發明詳弟子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
 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音視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
 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

所不可得聞
 者唯顏子優
 入聖域故以
 此教之再詳
 交臂而失一
 語便見其拳
 拳服膺處
 日既明時物
 之長短小大
 皆可盡見故
 曰莫不此方
 知命不能規
 其前所謂聖
 人不言命也

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
 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
 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
 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
 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
 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
 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
 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
 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若
 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

論語集注卷之七
 論語集注卷之七
 論語集注卷之七

釋氏謂悟時
依舊是故時
人即此意

唐肆也吾世改所行吾服女也女唐言所行亦必至忘言而忘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又轉雖然女奚患

焉見到地境仍時直理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軋音軋干熱音折然似非

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

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

吾遊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

辟焉而不能言嘗為女謀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

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

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

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

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以窮非是也且詛為之宗孔子

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

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

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淵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

怒哀樂不入於骨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

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

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

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

而未始有極也夫詛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

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詛能

李孔授受也
此為精

此為精

此為精

此為精

一作偃

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無為而才自然矣
不假言語以修身
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
不假修為
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
包覆於地之中
於道也其猶醯鷄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
之大全也

是章結以象
百而儒者一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
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為少乎莊子曰周
聞之儒者冠國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
音者
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
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中國曰無

人尊孔子莫
若南華矣

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
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
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
人耳可謂多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
方飯牛之時豈有求爵祿之心
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
惟其不求所以感動穆公
其賤與之政也
則此又開說二道而句
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
半有一史後至者僂僂
澠漫貌
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

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
其聲狀
嬴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無心于求知

飯一作槃
杜詩神閑志

南華經卷之七

古語云言者

七卷

八十一

定始一掃即作畫

此一段把太

取也

公事却如此
雜撰別箇話
頭

六斛四斗曰
鍊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

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

安也歎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

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音然乘駁馬而

偏朱蹄號曰禹而政於臧夫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

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

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夫人而授之政不立法度

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

官者不成德自有其功鯁音同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群則

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鯁斛不敢入於四境

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為鳥以為太師址而而問曰

政可以及天下乎臧夫人昧然而不應迨然而辭朝問之

而夜遁終身無聞類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和又

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

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

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

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之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

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

却把孔類問
吞結束便與
左傳史記一
般體既

以明精換者
易劣而神全
若不壞意持

一段摸狀極
其之妙

滿

平而定

矢方去而

一箭接一箭也象人本個人也

射之常

其之妙

此南華寓言
子肩吾叔敖
所以為可仕
可止之鑑

淵皆逡巡足足一分在岸表二分垂於虛處而進之御寇伏地汗

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

斤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惕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夫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

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

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未不可却

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

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

彼耶亡乎我在我和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

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諒

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劫音伏戲黃帝不得友堯生亦

大美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

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

與人己愈有化用之無形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

之亡也不足言夫者不足歎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此是學問切身受用無文語以喪吾存則楚

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

也也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有心思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音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自然

此即刑者無
足而尊足存
意却如此變
換話頭謂道
之在已不問
有國與無國
也

此段只為知
者不言言者

不知故推出
許多說話前
後人名地名
皆擬為之者
大旨形容直
超頓悟之得

不言之教即
准摩不二法
阿也

強世比之仁
兼其迹尤甚
故口道之華
亂之首

此數行解得
前意甚明

知謂無為謂曰子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

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譎不答也非

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上

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音予知

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

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

安道無後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

彼不知也其訊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

之戒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

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

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

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

徒死也生之始訛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

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

美者為神時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

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

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

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

此段南華自立說亦接前章無為無言之意

即前莫大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意思

而忘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

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

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

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

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

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

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

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恬然若亡

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

觀於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

攝汝知一汝度神將爽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

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

天說行歌而吞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

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舜問乎丞回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

有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

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

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

此段又撰出兩個知道之人相與語釋氏所謂好手中呈好手紅心心理中紅心亦此意

此一段亦自奇持

委聚也四大假合而有此身故曰委形

氣之動者為

陽彼人之行
處飲食皆此
氣之動為之

此章以至道
為主而下詳
言道之大未
人以為不可
聞結之外篇
若此章係為
精絕
萬物以形相
生三句言人
物同此自然
之生理

以我應物則
為運量萬物
物至我應則
為萬物從資
人身氣不順
則為靡為贅
造化之氣生
而為人則亦
其不順者也
隨感而應相
與和合道然
之自然也帝
王與起不越
此理而已

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

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

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

生心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

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疆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

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

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

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

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

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

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

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

醜意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頃臾之說也奚足以為

堯桀之是非果蘇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

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

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

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

南華經注卷下

七

十

鮮其天發二
句承上言愚
惑人者包畏
而不明能自
知覺若解其
云云
見有所過此
有迹之見也

此段雖是矯
激之言然物
無精粗同出
此理亦是一
種說話

凡買肉者以
足躡豕則知

五斤肉

家已吾志言
能究此虛一
之妙則吾志
頭足矣

衰盛衰也
殺隆殺也

化而生又化而死者物衰之人類悲之鮮其天發也
言此生同乎一理而人物自以為悲哀愚惑者也
其天發帙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
不可見之形雖有而不可見也
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
求故不待而至事與論皆如此而未至之者此又說高居語
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
辨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

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鑿鑿曰何其下邪曰在

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

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

獲之問於監市履稀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尤無乎此物

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成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

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

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聞乎寥已吾志無

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

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闕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

窮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

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

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何荷其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

何音

二

十一

此言道在不
言藏其言而
虎者乃所以
為道

視之無形以
下明道不在
言惟藏其狂
言所以為道

矧荷其日中開音麥音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

而起音暴音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音移故棄予

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奔音垆音

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

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

體道者乎視之無形听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

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

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音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

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

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

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

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淡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

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嘆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

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

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

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

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

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

不知乎大初是以不追乎崑崙不游乎太虛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

此數句只形容道之不可見意
說視其狀貌昏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

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

矣而未嘗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非無字而無之 在無字之內 既為無而有矣 昏然空然

大馬之捶音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

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

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

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道之無為而無不為

再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今

也再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

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

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

也且又為不神者求耶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

而有後知一氣靈明若有求而未知而未有子孫可乎再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

死字又知或變換話頭言至此不必更形寸言 此即無生無

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耶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

生者物耶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
豈可謂之物 雖能物物而不可以物名 若名為物則不在天地之先是物也 則可以謂有物矣

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

是者也
和物之非物也 惟其有物而相生無已是有迹者也 蓋所取在有物者而不

穎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

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
却無心于物者 不累于物 不動其心

此段與庖丁解上義同

非鉤無察即前所謂惟獨

翼之知也

如此問如此

疑如此答乃

點鉄成金妙訣

總有生字則

有死字是因

生而生一死

也總有死字

則有生字是

因死之名而

後死其生也

以稀韋氏以

下聖賢與儒

墨對說重在

有心上曰同

園宮室者謂其以此為樂

百也前言無將無

迎此言與人相將迎即無

為無不為不物乃物物之意

可見者人也不可見者天

也其可能者人也不可能

者天也惟知人而不知天

故用心用智欲以免人所不能免

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稀常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

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齟

齟也而况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

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泉壤

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

吾不能禦其來弗能止悲夫世人立謂物逆旅耳夫知

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

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

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齋知之所知則淺矣

南華經分章註釋評林卷八

鰲海陳榮選校輯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後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止居畏壘之

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臃腫

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

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

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

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

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

寶

四字輕重一
般如此下語
皆是筆端鼓
天地以萬物
為宅故曰萬
八尺曰尋倍
尋曰常
六尺為步七
尺為仞

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所以應天為之也天道已行矣吾聞
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自托於猖狂而民亦與今以畏
壘之細民而竊竊為歎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小器淺而易
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
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鱒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
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
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唐桑
子曰小子來夫亦吞也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
之患吞舟之魚音蕩而失水則矐能苦之故鳥獸不厭
高魚鱉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

謂天下之患
自堯舜始

而已矣且夫一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一於辯也將
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
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音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
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
正晝為盜日中穴冢音冢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
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
食者也音南榮越音整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
惡乎托業音以及此言却廬桑子曰金汝形抱汝生無使
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

南華經注卷下

一

二

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

也而狂者不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問之邪欲

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

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

能化蠶蠟蜀越鷄不能伏鵠卵魯鷄固能矣鷄之與鷄

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

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越音羸糧七

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而來乎南榮越

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皆來之衆也南榮越惧然顧其

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嘆曰

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

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

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

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

眉睫音接之聞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

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音同乎汝

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

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

詛哉營營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其惡也夫外獲音獲者

不可繁而捉將內捷音塞內獲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

越獨見而老子以為與衆偕來正釋氏

下言汝胸中正隔也

插出牽制無下手處其工

捷即閉門之

南華經言象言本

內獲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越曰里

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

也若越之問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越願聞衛生之經

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下

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

俞備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能終日嗶嗶而嗑

益不嗔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捩藝共其德也終

日視而目不瞬瞬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

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

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

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

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

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

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

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

無有惡有人災也字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

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

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

動破

此段答越問
昔似暗不暗
欲盡不盡正
要使他自家

前曰非也言
未也皆非實
語蓋不欲盡
言使之自悟
故下文云云
亦前話頭非
別有更端之
論

學辨行皆有
迹者所不能
學不能行不
能辨自然者
也

南華經言象言本

高世為言求言本

藏不虞以生
心即佛家魚
所住而生其
心也
三持字最說
得精微不可
專七看

此說養心身
工夫最為真
切

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發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

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

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

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

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

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務外內者行乎無名

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

唯賈人也人見其錢猶之魁然與物竊者物入焉與物

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

者盡人兵莫惜絕于志鏌鉞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成敗分而為二道通其分也

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心既分彼我則於私心求備以備所以惡乎備者

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

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

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剝有所出而無竅

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

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

即造化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

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

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

竅札也

天門字因出
入字生來
無物之始死
生終始無分
其次則有死

南華經注卷之五

生之名矣又其次曰有生則有我矣然猶知死生有無為一是一分而尤知不分也故曰三者雖異公族也

昭氏景氏以有賤任而著邑而著皆楚公族

履釜底黑亦疝病也言人有生上為天地元氣之病

即前言皆靈氣也

儼虛微同

此即智者行所無事之意

為聖至王

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有死生之分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上俄而死以無有

為首以生為禮以死為尻音詘詘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言帝未為于道知公族分為三姓則同也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

也著封也非一也音掩披然曰移是當言移是非所言也音非雖然不可知者也臙者之有臙音臙臙可敬而不可敬也音敬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

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

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儼為名以窮為辱移是

之人也是謂與鸞鳴同於同也張連市人之足則舞以

放驕音傲兄則以姬音姬預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

象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微志之勤解心

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勅志也能助其志

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諺心也音諺惡歡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

也忒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上則明明則虛上則無為而無不為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上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

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

此即智者行所無事之意

而實相順也道不能自喻于人拜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

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良善自喻乎人者唯全人能之

唯此八字極巧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

人乎別天人一雀適羿羿能射雀也亦與之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

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而

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

歲音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反復習熟而不

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

而不怒者唯同乎天造化之和氣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

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款靜則平氣款神則

順心有為也款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

道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

山林之勞顧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

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

將黜嗜欲擊引去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有何勞

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常語君吾相狗也

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

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

大馬常畜維相之真未為

白鹿至正年本

卷二

二

絕藝武侯開之大說何耶蓋善說者必因其所好而龍之則其言易入猶王好戰請以戰喻也橫從即反乘鋪說之意不可入班

大意言武侯本然之真雖其已久畧聞此語如逃空谷而聞足音所以喜也

者中駒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

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印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

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

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

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璣太公兵法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

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

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

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太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太

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

喜矣不亦太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

乎隄音馳之逕音良位其空聞人足音楚音楚然而喜

笑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譽音譽其側者乎久矣夫莫

以真人之言音言效吾君之側乎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音栗厭葱韭

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

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

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

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

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

若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

絕藝武侯開

韓文公

馬本此

即忘其一

悟其無心自然之意

太公兵法

王事

商君傳中多有此文法

結說二句意在言外

似知人

喉中之

此結上章勞君之意

損矣

生人

無貴賤之喻

所養者形而于心中不自得

自全至至平平

卷

以步兵騎卒
形卷心與物
關之狀極妙

好和而惡姦自放一惡其自私則神者病矣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勞君不知何病武侯曰

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養偃兵其可乎徐無鬼

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美惡之誠皆為有逆為養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

此為之則殆不成危成美惡器也不化心在則為慈傷為物來則心與物同君雖為仁義幾且偽

哉宮樓之門形固造步兵騎卒成固有祭祀之地代變固外戰有詳則有失君亦必無盛鶴兵神名列于

嚴譙之關知謀無徒冀於策鎗壇之宮有詳則有失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

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何以為勝兼人之上

地快以養吾私勝千人而自勞其神與吾神者其戰不知訛善勝之惡乎援拂在君

若勿已矣民各得世生脩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死

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此承上章勿
櫻民意而揭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音方明為御昌寓音馮駢乘張

黃帝為準以
關無為之意

若謂音朋前馬音以關滑稽後車音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

迷無所問塗遠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

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

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

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

六合之內予適有音務音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

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

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

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

六合之內未
離於物則有
自昏之病能
離此遊於自
然則為六合
之外

此段乃慨世之趨俗逐物者是正大謀論

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鵠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

士無凌誼之事則不樂皆固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與

朝中民之事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車

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

客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

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

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貧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

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

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

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

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乘四與

夫子為五果孰是和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

夫子之道矣吾能冬變冰而夏造冰矣象遽曰是直以

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

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上動鼓角上動

自此以上與不樂三句皆是一意但長短變換錯以成文

此莊子以惠子好辨故特為鬼在之詞以困之

冬去火而夏成水若雜矣然久至陽氣已生夏至陰氣已生以陽

召陽則冬不寒矣以陰召陰則夏不熱矣雖是違時

而有可召之理故曰非吾所謂道

如此等語便是制治標準

為物然所施

子名

見惠而喜

多求治事

和樂

富貴

此皆順比於歲不

此皆順比於歲不

此皆順比於歲不

此皆順比於歲不

此皆順比於歲不

此皆順比於歲不

此皆順比於歲不

此皆順比於歲不

此皆順比於歲不

此皆順比於歲不

奇之乃不離

字聲則亦與

陰召陰陽召

陽若何異而

震自謂勝於

弟子亦各是

其是者由

此乃二人戲

劇處后東方

初與舍人爭

事亦類此

有遺類本足

結語却不用

在怨也之丁

而先安頤作

此乃作更妙

處

莊子抱道論

山

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排以辭相鎮以聲而

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竊子於宋者其命

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竊者夜半於無人之

時而與舟人聞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

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

而鼻不傷郢人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

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無斲之雖然臣之質死父

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

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教與公曰鮑

叔牙曰不可其為人察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者不此

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

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訛可對

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

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

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

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奇之乃不離

字聲則亦與

陰召陰陽召

陽若何異而

震自謂勝於

弟子亦各是

其是者由

此乃二人戲

劇處后東方

初與舍人爭

事亦類此

有遺類本足

結語却不用

在怨也之丁

而先安頤作

此乃作更妙

處

莊子抱道論

山

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排以辭相鎮以聲而

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竊子於宋者其命

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竊者夜半於無人之

時而與舟人聞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

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

而鼻不傷郢人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

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無斲之雖然臣之質死父

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

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教與公曰鮑

叔牙曰不可其為人察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者不此

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

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訛可對

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

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

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

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丘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

讀此可為汗

深養有一狙焉委蛇攀援攫二捕下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而見炮執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

之狙也伐其巧持其便以教予以此極也戒之哉嗟

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驕色非于自

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

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

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

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

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

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

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

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

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凡而兩家之難解孫

叔敖甘寢秉羽而却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

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

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

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

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

以形述自見乃自喪者也

能悲人自喪而不自覺其身則其悲人又可悲也

言二人皆無為之為何待我說

南齊王主筆平本

惟其無求所以無失無存

此重邀樂於天邀食於地無求於世若意外禍福非道家所謂祥也

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

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况為大乎夫為大不

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

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

已而不窮備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古道用力言大言誠一在其中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音曰為我相吾子訊為

祥九方歎曰相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

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

至於此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

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

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

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祥北羊音

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室東北隅若勿怪何邪吾所與

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

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

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

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

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

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

若剛之則易於是剛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

喻已無求於世安得有此

白世空注卷一

卷一

十一

食肉而終

順其愛惡求
以利民皆宏
心者也

有心斷制以
利天下則其
純朴之質皆
一截斷矣

暖姝淺見自
害之意此以
訕刺好學者

豈々一作器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也曰夫堯

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

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

則敬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

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貪者囂囂是以一人之斷制

利天下譬之猶一到絕親音別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

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音朱者

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

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始有物也

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彘音是也擇音疏音鬣音自以

為廣宮大園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

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

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

肉不慕鱉鱉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

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

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手童土之地年齒長矣

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

至衆音至則不比音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

抱德煬音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鱉棄知於魚得計

此即倚水山
之意

鱉魚羊三語
皆以喻舜有
羶行而發言
其音

錄羊至微猶
有知意真人

有知意真人

豕彘音是也擇疏鬣自以

為廣宮大園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

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

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

肉不慕鱉鱉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

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

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手童土之地年齒長矣

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

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

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鱉棄知於魚得計

則無之若魚
在水悠七自
得真人之為
計但如魚然

重川鳥也雞
雁一作鷓鴣
即鷓鴣也
始之用種為

帝之時及其
殺之又一時
也

水土自然相
入形影自然
相依物之中

物如水流濕
火就燥之類
皆天地間一
定之理
足所踐不過
少許皆若削
去其地僅能
容足則難行
矣故必有不
踐之地則其
行也可以致
遠

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

自然之平 自然之直 以順動 無心以待事 不以

其平也水其直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

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

之也生樂也其實重也桔梗也鷄臠也豕零也是特

為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

種也他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

曰鷓鴣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

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

而河以為未始其樞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

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

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始之成

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

人以為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

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踈而後善博也

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

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

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

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

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

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頤骨有

乃直知也 故問造物之理 不可為有崖祭 亦不可為 無崖祭 頤頤旋轉以

以不惑之理
解心之惑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

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

陽曰公閱休奚為者知曰冬則獨音鼈於江夏則休乎

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

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音也無德而有知不自

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

消也夫東者假衣於春暘音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

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佞人正德其

訛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

公忘爵祿而化卑於其物也與之為娛美其於人也樂

道之通而保己為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使人

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聞其所施其於人心者

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網繆周盡一體矣

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

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兌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

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

一本非上有夫字

彭陽好進故
以隱者語之
致其自悟也
言人之相與
不以有餘濟
其不足彭陽
之好進我告

汝以隱退如
執熱之以濯
禦寒之授衣
將於汝有補
也
故聖人其窮
也以下皆言
有道而隱無
求進用之意

所稱聖人似
暗指公閱休

死物而實有只一個造化初無更代以此理言之豈不為頂大實古今不代確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角乎不只不疑二字莊子鼓琴出未却想出數句以結一篇之文可謂奇特亦問是已矣惑然為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

後末薦于

捉鼈於江夏則休乎

不知入理而純用私智

此句下得自好

得風如冬

順物以自處

應重

稱為美夫

蓋行而尼之于命人亦無知之何

妍生干觀

若不告以觀者

向章至王莽許不

有美惡分別

則愛患生而

人亦惡之惟

美惡若不知

不聞故可喜

無已人好亦

無已

佛氏所謂本

來面目本地

風光便是此

意

幾者時之更

也

又本湯李伊

尹以見無為

之道

司御門尹官

名登恒人名

傳輔也從師

不頭湯之無

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

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

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

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

丘陵草木之緝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

也以十仞之臺縣音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

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閻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

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

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溢其合之也若之

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而不固得其

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音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

為之傳之宥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辱

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雖行請

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

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音折其

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

壞之此胥靡之所若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

衍亂人不可聽也季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

此自太之理也又因縹緲之喻而及至人愛人之名

此復即喻以明充性得愛之喜言入舊國即中

然且暢然有感况求道者忽悟其自見自聞主

多問作音

音

無古今

亦日俱新

即其所得一個不化者乎

無為

有為

無為

不求自合

此名在世間是刺物也

見身名已非至極而孔子又莫之及思思思思思

遂言而除便不成歲死內各別亦死外之名皆自然之意

魏瑩語從容淡形容故奇

畏忌而

罪人深城者

教用兵是壞已成之成

終首一伐字便是有心故皆為亂人

此章叙事奇
雜奇若玄言
玄解真上乘
也

傳輔也從師
不頭湯之無
為也

罪人深城者

畏忌而

終首一伐字便是有心故皆為亂人

惠子聞華子
有求道之說
故薦戴晉人
而見之王晉
人有道者也

蝸虫有兩角
即蝸牛也

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

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

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

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

氏將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

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

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

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惱

然若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

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噶音也吹劔首者呶音

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

一呶也

孔子之楚舍於隸丘之漿其隣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

路曰是稷稷何為者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

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

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

南宜僚和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

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死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

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也羞聞其言而况親

大意謂就此
有道之前雖
欲說仁義道
德皆難于言
矣

封人以耕喻
政莊子又以
喻李東坡稼
說實做此

齊如字同也
謂常法也

為性荏苒即
茅塞之意性
既蔽塞則其
欲方長如蕪
葭之始萌而
形氣俱為之
弱矣

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勿滅裂昔

子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

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末年變齊淡其耕而蕪擾之

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飡孫音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

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適其天離其性滅其情

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荏苒

蕪葭音方長始萌以扶吾形形病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

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心病即虛勞消病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

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

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

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

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

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

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

故一形有災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

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

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敢不偽

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

敢

此段慨思古
聖責已而不
求諸人以嘆
今之不然未
言於誰責而
可乎意極婉
切

言必去而不留矣

言必去而不留矣

言必去而不留矣

言必去而不留矣

誰責而可乎

邊伯王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訖

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薰物有

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

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

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

仲尼問於太史大殺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

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

為靈公者何耶大殺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

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

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

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

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

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文矣之二人何足以

識之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

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

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

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

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

無所逃此者謂此不知而

知之理古今孰能外之然

與然乎明其然也

此章三人各一答首言其

不道次言其敬賢后言天

理一定大意重在善惡生

死皆天所定也

是章與齊物論之談有相生死同但此以為治道者發

安知六十歲之是便為是耶

此一轉自警自省之中與致察過而未能意相發

取禽獸之聲

言亦同用人所是

亦同用人所是

公使人扶且

托也言其子孫

不可托遂為靈公所奪也

即石槨所名則靈公之名已定於未生之前

舉井為丘舉丘為里

其句即万物一太極一物一太極意

合百體乃為馬合

主之自內無所專執

合万物之異以為同

異同之意

吉凶禍福倚伏無常或有拂逆者而反為宜但有自殉之心則如面之不同矣言不能處之一也

言不能處之一也

言不能處之一也

言不能處之一也

言不能處之一也

言不能處之一也

言不能處之一也

言不能處之一也

言不能處之一也

言不能處之一也

言不能處之一也

言不能處之一也

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

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

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

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

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此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

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歎惡去就於是

橋起唯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各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

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

此謙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謙詘正於其情詘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鷄鳴狗吠是人

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于無倫大至於不可圖或之

言雖大智之人不能盡其言亦不能盡

言雖大智之人不能盡其言亦不能盡

言雖大智之人不能盡其言亦不能盡

言雖大智之人不能盡其言亦不能盡

言雖大智之人不能盡其言亦不能盡

言雖大智之人不能盡其言亦不能盡

言雖大智之人不能盡其言亦不能盡

言亦不能盡

言亦不能盡

言亦不能盡

言亦不能盡

其意也

有實則有名
故曰有名有實
實若謂之無
則各實俱無
矣

又一轉
致句理極精
粹

南華經分章註釋評林卷八終

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

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存物之虛可言可意言

而愈疏末生不可忘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

親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性無窮吾求

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

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

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

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

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諒有所極

南華經分章註釋評林卷之九

後學蠶海陳榮選校輯

雜物外篇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桀殘紂亡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長

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

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

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

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

陳淳淳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慰瞽瞍沉屯利害

反覆慨嘆讀
之眩然

皆言不可必
之意

此段言世人
憂患太過役
役不自覺悟
必天理滅盡

南華經分章註釋評林卷八終

七三一

而始有味其言也

大意謂人處道中如魚在水不可須臾離夫道於身欲做之於外類望監河侯之邑金何足以濟目前之急

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債顏然而道盡說苑作魏文侯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

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

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未

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

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

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

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知早索我於枯魚

之肆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牛也音界五十犗音界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

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銷

沒而下驚揚而奮鬣音其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

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音之自濶河以東蒼

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音才諷說之徒皆

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潰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

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

氏之風倍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其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

曰未解裾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

此言人之守道久而見功不可責且久之效及乎待時而發澤及萬物豈止尋常之例已哉此荒唐之喻與列子所引龍伯大人畧相似

自土語下曰臚自下語上曰句此蓋喻遊說之士借

內幸至主翠平木

詩書聖賢之言以文其姦者發冢者發人家也

為接其鬚以下大儒教小儒之語也

自以發冢取珠為合詩之意

老萊子弟子形容夫子狀貌畫於三語末句似得聖人之心非具絕塵眼未易道也

即緣釋為經意

此章重知有所謂神有所不及謂既各之以知則有所窮惟任自然則無不善矣末言嬰兒能言見習之不可不慎

此章與史記龜策傳相類但彼作漁者豫且即此人

破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鬚摩其顛音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其行趨銷皆微曲而趨下末僂音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

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戚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

固窶耶亡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

而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

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今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敵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

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剗龜七十二鑽而無遺

笑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笑不能避劉勝之患如是則知有

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

畏鷦音鷦去小知而太知夫為善自明之意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

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自然之喻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

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音廁

足而墊音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

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

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隆

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

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

且以狝常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

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

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顛音顛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

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音跖跖則衆

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

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閤音閤心有天遊室無空

虛則婦姑勃音勃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

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誑

玄知出乎爭榮生乎守官事果乎喪宜春兩日時草木

怒生銚音銚於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

即足也踐恃其所不碾之意

仲尼卷耳取古猶今也即此意

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徹則為真明真聰

其顛真耳真知真德

人身之內有一重樓包絡

如此空曠而心君主之以

天理自樂則謂之天遊

銚鑄之人豈故戕草木之

玄知出乎爭榮生乎守官事果乎喪宜春兩日時草木

怒生銚於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

生哉為耕種計不得不然

口義誠與駭

聖人上尚有神人猶禪家大乘又有上乘也

只是好名有累籍尋如許人物來說極言好名之累

上面既說及了却以答端之語結策亦透前篇而言足言高不足休格一同

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皆音滅音滅音可以休老寧可以止以上三句皆既

遷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不問又此因未

聖人之所以賊音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不問又此因未

賊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賊國賢人未嘗過此三句皆實好名

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此三句皆實好名

死者以善敗爵為官師其黨人敗而死者半堯與許由此三句皆實好名

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此三句皆實好名

而竣音於窾音水諸侯吊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塗此三句皆實好名

者所以在漁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此三句皆實好名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此三句皆實好名

之言哉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常言也調寓言十九藉

外論之親此下正解寓言意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此下正解寓言意

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此下正解寓言意

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此下正解寓言意

者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者是非先也人此下正解寓言意

而無以先人魚人道此下正解寓言意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此下正解寓言意

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齋與言此下正解寓言意

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此下正解寓言意

此篇乃莊子自言其一書之中有三種說話寓言者以人不信已而托他人之名如歸缺庚桑楚之類重者借為人重者之言如神農孔子是也卮言危人皆可飲者以天倪自然而言即為不

此篇乃莊子自言其一書之中有三種說話寓言者以人不信已而托他人之名如歸缺庚桑楚之類重者借為人重者之言如神農孔子是也卮言危人皆可飲者以天倪自然而言即為不

言之言齊即
天倪也
凡人所謂可
與不可然與
不然皆有所
自來

觀此一段推
尊吾夫子至
笑

龍汗逆也

疑其前後兩
實有悲有喜
也

生有為以下
又言無生與

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

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

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

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

以天倪既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

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

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

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

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

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

心服而取盡也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

彼乎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

千鍾不泊計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

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無哀乎彼

視三釜三千鍾如鷓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

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

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

不言之中亦可悟理

隨其然者然之

非自以自然之理

出於造化

天理斷而

循不

謂和

孔子勤以從事於知日九謂博學也

嘗謂

性

太始

復靈以生

鳴而當律

言而當法

利

對立為序

悟

而後可定

則又或對立可以服人口而未服其心以法去其利而忘之利

定理以孔子也以下莊子嘆詞

自知

莫功

不及其親

有係累之罪

上無所係之罪

以法去其利

而忘之利

定理以孔子也

以下莊子嘆詞

自知

順

與天

無入而不自得

攝木死灰

寂滅中有一寂滅者

注云

納造化於胸中

生而有為則與生美妙矣

注云

送其

送其

送其

死之理

此數句乃發明造化不可知之意

此段與齊物論同但添火日陽強更筆頭禪家所謂重說偈言也

謂重說偈言也

遇日火則有影遇陰夜則無影

公以其死也然其能于通曉之始也然為而忽生也且死而後有由乎有自也不然而生陽也運行數度無自也人迹可與者其未足及天地之理而果然乎惡乎

其所遠惡乎其所不遠其運而性者必有造物主之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

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然其若之初本來無物莫知其所始若之何

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

若之何其有鬼邪此承上章生死出于陽氣而不創故復為以明之

衆罔兩罔於景音曰若向也俯也仰也括而今也彼

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

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音退也

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

有待耶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

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

乎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

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

子居不谷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

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音問是以不敢今聞矣請

問其故老子曰而唯唯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

若不足陽子感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

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灶其反也舍

者與之爭席矣

古之真人入歎不亂辭入鳥不亂行者以此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

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遠有幽憂之病方

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

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

下於子州支伯曰予遠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

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

異乎倍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

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

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

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

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

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音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

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

身不反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而不

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

求者上也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

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

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莫

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王亶

子州支伯

患得患失之

百

一

八

董讀之不啻
飭水

此一段文字
錯落辨難精
神觀者自是
忘倦

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

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

利輕忘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

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

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搜援綏登車

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

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

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

子見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

前書之言曰左手攫音之則右手廢右手攫音之則左手

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昭僖侯曰寡人不

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

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

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

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

置音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

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

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

南華經注卷之六

九卷

緒餘去其四
字亦是造語
奇特處

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蓋以治天下
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
也今世悟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
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
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
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

寇蓋有道之士也君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

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

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

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

不命和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

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

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

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

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

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

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

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

世人看此開
不破受的多
以禍患

觀屠羊說三
辭之言真能
安其分不易
業趨榮者君
子也

三公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

此章三引見孔門教學者自得於良貴不外慕也子貢之達適足為陋耳

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

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犬馬

中紆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徒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

藜而應門子貢曰憲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

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

遂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

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態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

居衛緇袍無表顏色腫膾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

不製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决曳絰而歌

商頌聲滿天地君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

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

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部

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部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

形容貌蒙色俱備

上章言素貧
賤之自得此
言素富貴而
有超富貴之
志皆幾乎不
以利自累者

麻鼓瑟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
顧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
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於內者無位
而不作丘誦之矣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
柰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維知之
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
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
乘之公子也其隱岩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道
可謂有其意矣

子路子貢疑
夫子之迹君
顏子知夫子
之心

商周者商之
都周之舊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慘顏色甚憊
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
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高周圍於陳蔡殺夫子
者無罪籍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
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
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
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
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
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
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

歲寒而後知松柏

厄音

子路悞理於
心不竟手舞
足踊
節注共伯名
和當厲王之
難諸侯立之
後歸于國得
意共山之首

瞽或作務

於立其宰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蓋然執干

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

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

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山名立首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

人也居於猷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

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

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

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

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合心道五就桀之意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湯遂與伊

尹謀伐桀冠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

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

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

自投桐音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

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

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

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

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

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

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

南華經卷之四

九卷

南華經卷之四

九卷

此次伯夷叔齊不得已而高卧他若無擇才隨務光之自沉皆得已者所謂是皆已甚也

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亦得執官一列亦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昔者神農之有天不求名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福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邊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開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紫吾行二子比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

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此篇似漢人續語豈好事者以意附入之乎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破人家之樞戶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亦得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詔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詔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立竊為

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認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飾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和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

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詞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搥唇

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

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

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畫。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

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

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

聲如乳虎。曰：立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

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必

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

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

者足以南而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日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誡，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蓄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也。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椎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太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粟，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興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

應前不須父母等句

非非孔言

音粟

欲規我以利，而恒民蓄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也。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椎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太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粟，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興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

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之從，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劔，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誼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圖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道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

再得聖道事求說更補精神

忽神入文主 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

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熟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皆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之。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音雅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

凡說天象

世

本真

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
 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
 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
 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
 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
 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
 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操有時
 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
 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
 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

此章尖非正
 子之言如孔
 子之言莊子
 之作自有折
 服盜路處安
 得有這般景
 狀

逆

此因上章絲
 意撰出滿奇
 得與無約怪
 奇名言一
 世人矯飾以

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
 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代頭不
 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
 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仰天
 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
 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扁虎頭幾不免虎
 口哉

承前上章
再前一結果
言似有所往而方歸者
前所言
丘下三句結束亦甚奇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
 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
 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

言欲求名利
性修義為是
此季子孫之意為為文也

求利達不知
在情相忘為
愈也子張所
問蓋因于得
而借其名滿
苟得則以苟
得而滿其欲
為自然之道
終而折衷于
無約謂無約
東而聽其自
然也

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

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謂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

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

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

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

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

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

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

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

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

言行之情悖戰胷中也言此乎得時而成事不必矯飾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

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踈戚無倫

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

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

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

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

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

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

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

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為天極

南華經卷之九

九卷

十八

無者禁止之意

鮑子名焦才佳而

蔬食為子貢所

記逐棄疏餓死勝

子未詳

甚言有意為

善之不可

無足志在興

名就利以安

躰樂意為先

是亦苟得之

徒故知和告

以富者貴積

而能散惠衆

周物貧人倚

之以為命乃

能全身無患

耳昔陶朱公

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机獨成而意與

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

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

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

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

離其患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

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

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和意知而力不能

行和故為推正不忘和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

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倍過世之士焉是專無

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倍化世去至重

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

道不亦遠乎憐但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休揚之

恐忻懼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

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

及扶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

體道從各

求功成所

躬證父

之害也

所傳下

離其患

無足問

樂意之

行和故

時而生

主正所

棄至尊

道不亦

恐忻懼

為天子

無所不

及扶人

因人之

皆道

赴而殉

尾生溺

不見母

不見父

不知足

徒故知

以富者

而能散

周物貧

之以為

能全身

耳昔陶

朱公

三置產

而三

散之正

也

求成以

君轉而

音眼

必其行

被

長生

亦眼

此人

夫絕倍

過世之

士焉

是專無

論長生

安體

樂意之

道不亦

遠乎

憐但

其本真

夫富之

於人

無所不

利窮美

究勢至

人之所

不得逮

聖人之

所不能

及扶人

之勇力

而以為

威強

秉人之

知謀

以為

明察

夫富之

於人

無所不

利窮美

究勢至

人之所

不得逮

聖人之

所不能

及扶人

之勇力

而以為

威強

秉人之

知謀

以為

明察

因人之

夫富之

於人

無所不

利窮美

究勢至

人之所

不得逮

聖人之

所不能

及扶人

之勇力

而以為

威強

秉人之

知謀

以為

明察

因人之

夫富之

於人

無所不

利窮美

究勢至

人之所

不得逮

聖人之

所不能

及扶人

之勇力

而以為

威強

秉人之

知謀

以為

明察

因人之

此設為貧者之言所謂不知足者也

此又把堯舜典許由皆作好說

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

大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

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

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

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庶庶貪之實非

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

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

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

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諛也不以

事害已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

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其

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

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

鼓管籥之聲口噍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

其業可謂亂矣佞音溺於馮音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

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

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

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焦求益

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

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

連下六句可謂文法而中間交換曲折入神



金谷遺事大
郁類此

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
居之無事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
得繚暗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夫貪於利而損於德而取於精而限於量則其利亦
其業可謂廣矣對觀於此則其利亦重而土山可謂

趙管蓋之輩口無餘言而心無餘事其利亦重而土山可謂

亦猶為害者必莫不烈而損其甚亦必令富人取利輕

亦必甚生則亦必其利亦重而土山可謂

亦必甚生則亦必其利亦重而土山可謂

亦必甚生則亦必其利亦重而土山可謂

南華經分章註釋評林卷之十

後學熬海陳榮選校輯

雜篇說劍第三十

太史公滑稽傳似多祖此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

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

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

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

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

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

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夫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

此章始終敘事而議論在其中讀之可見君人者好高雖微而風聲奔走係矣

八帖
開其辨曲辨
能又和而中
千六位下

二
三

纓繞于頂下者

喜好也。使臣上說太王而逆王意，下當不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音真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冠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曰：天下無敵

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

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

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

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教劍。莊子曰：望

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

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

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

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脊為鏑，晉魏為脊，周

宋為鐔，韓魏為鏃，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

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

白雲至王澤平本

一

二

上法天下法
地中和民意
即天時地利
人和也

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
六句刑各其所用廣
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
蓋已所好之淺
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
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錐以賢良士為脊以忠
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缺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
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
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回鄉此劍一用如雷霆
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
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
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

不坐而三環
亦自愧之意

領下决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鷄一旦命已絕矣
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
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
康悅語從冷中發出
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
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
林名
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披
從從杏壇上親接漁父有味哉
髮揄袂行原以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
揚音
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

琴船篙也

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
 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
 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辨拆倫理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
 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士之
 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
 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
 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
 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拳而引其船
 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
 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獨
 待於下風幸聞咳音唾之音以卒相立也客曰嘻甚矣
 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
 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虚心客曰同類相從
 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
 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各任其職
 治之美也不相侵事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
 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
 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
 白辟下荒急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守大夫之憂也廷無忠
 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

待於下風幸聞咳音唾之音以卒相立也客曰嘻甚矣
 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
 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虚心客曰同類相從
 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
 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各任其職
 治之美也不相侵事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
 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
 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
 白辟下荒急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守大夫之憂也廷無忠
 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

白子路王季子木

口

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
 擅相接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
 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天子之公卿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
 而下無大臣戰事之官而擅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
 不恭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
 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音言
 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折
 交離親謂之賊折窮人之交親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
 兩容顏適偷技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
 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

畏影惡迹此
 喻極佳

漁父以夫子
 所為皆為人
 而非為己所
 以不免於四

更易常以挂卦音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
 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
 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回患而
 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
 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立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誘
 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
 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
 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
 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
 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

曰王平木

五

於不免笑謹脩而身慎守其真自本之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以物與人而無所累
 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不務力
 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此等語論其精當
 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移力
 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在
 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
 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懽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
 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順親
 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
 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倍之所為也又倍于外

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

不拘於倍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莫不與合

而受變於倍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而晚聞大道以倍之律為倍而甘為通倍所變

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常憮然

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弟子

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居

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

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四字宜詳

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舟去遠也

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致畏

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存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拳通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大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受而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廢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自諫王以下四篇其文不類莊子所作諫王漁父篇猶有好處盜跖篇比之說劍又踈直矣據盜跖篇所稱謂多戰國時未有者此為後人私撰明甚

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餐人為特食羹之貨多餘之羸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

此章見列子止於何相觀也南華却添巧者以下數句總結前象愈精言我未能無迹故人心服而敬我其敬反在責老之二名迹愈靈不能逃當世之患也

此謂整其所患

後藥二字有味

感豫出異言人感而悅必伎不能自晦見異而致然

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
上句汝字與下句無幾何字對
 滿矣伯昏瞶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
上句伯昏瞶人
 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
 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
 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
所謂忘哉易使人忘哉惟
 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
宣惟外不能自隱宜感誠謹動使未然之性
 遊者又莫與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
謂何
 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
言其心死所係者
 若不係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此世之六
 鄭人緩也呻吟求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

言造化之報

應人也不以人之能為應而以得于天者為應彼之學墨而能墨者是造物以天應之非緩以人力資給之而能也南華以遁天之刑一語結緩公案所以為恨悞怨天者之戒

此一設莊子自喻道廣大

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程十年而緩
此其父
 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
松栢已成而生矣
 既為秋栢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
之得于天
 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
飲自然之水
 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掙疾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
且以造物不可知
 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自然之理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
 其所安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
未尚千人
 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泮漫學屠龍於



而末有所施

意

皆發明古人
天而不人之
旨
曹商以車自
侈南華以道
自尊車後一
時而遺臭無
窮道尊萬世
而流芳不泯
人之趨向可
不謹耶

極言其污辱
不足貴

故

施政也
此句譬有為
之學若為有
道所不齒
外刑一句形
下句也不明

南華至主釋平本

支離也單千金之家資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望人以無所可者

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天不可知者為知

有求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救精神手有求教之意以爭自恃必亡其身

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輔道萬物以合于太始无形之妙

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手無始而甘冥手無何自然之理

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洩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豪及既流則去而歸于太虛

毛而不知太寧即無為自然之理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性也得車數乘王說之安虛

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瘦

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頹然

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座者得

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

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為知之幹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危

殆哉坂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加飾則于采畫且其文之甚

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不自知世不真實

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仲尼且且世汝乎

視民也為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教示

布也商賈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經

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亦訊之木

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亦訊之木

乙

正謂之宵人

此一段議論甚正乃借為孔子之言言莊子非不敬孔子也

三命益恭即狀教謂吾將益焉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益博是也

賊莫大於語於學道分上最親切禪家所謂透滿心又曰第二念使是此意圓菴云不重久習不輕初學大慧云切不得道我會他不曾便是此不比不為之意此言六府而末達命細繹為兩句亦文法也此喻人之求

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

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慈惠而益有長若不肖

有順儼音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音漢故其就義若渴

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

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

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

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

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偃音區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

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儼

三命而名諸父孰協音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

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為首

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比音其所不為者

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音長大壯麗勇敢

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快音困畏不若人三

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

歸音達於知者肖達天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祥莊子莊子曰

河上有家貧恃箒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

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

有化之讓

矯飾其貌隱伏其情

其貌若反而實求利一內抱長而外若無能

柔急

達理

堅剛

軟弱

若逆

福急

進銳

畏速

遠則勿欺

近則勿狎

才堪煩勞

知可吝問

色易惑人故雜處之以見其守

賢不賢

皆曲

腰曲

自伏于地言對人前高

而身下

以為法

彼夫夫

駑駘

輕敏

等後之意

如心又開眼

自視其內則紛擾

無歸可以成道

心耳口舌之官

心官為人

有信者必窮

不及者必達

德善而

音

有力學氣志

此八種

自修則窮

宗順伏從

音

畏

二者皆不若人

而必至于通達

言世無然也

府用知以來達

二府特力而然多

一名名而思其

一度有生之理

歸

歸於知者肖達天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總章

歸於而有移附莊子之意

富貴皆欺君
而得者

與前篇曳尾
同意

淵而驅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驅龍而寤
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
之猛非直驅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
悟子為整粉矣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綉
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柳日
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耶
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
為烏鳶食在下為蝼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

為猶以為有
使之者若神
則聽其自驗
未嘗有為矣
明不勝神有
為不能勝無
為也

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為之使
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
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

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

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

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

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

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

神人至人也

聖人即天人

曰宗曰精曰

真皆與一字

同不離者與

之一也

聖人即天人

神人至人也

曰宗曰精曰

真皆與一字

同不離者與

之一也

聖人即天人

神人至人也

曰宗曰精曰

真皆與一字

九其列官哉
為政教皆是
養民之理也

木數末數猶
言精粗本末
也係相屬之
意

先六經而後
各家莊子豈
鄙儒哉盜跖
漁父有激其
言之也

孟子於篇末叙
古今之學術亦
猶孟子本叙聞
知見知也自治

方術多矣至
道術將為天
下裂是一個
昂頭阮隨家

教言之而以
其書自列於
其中若卸魯
之學乃鋪述

於樞序之內
蓋其心亦以
所著之書皆

矯激一篇之
言未嘗不知
聖門為正也

讀其樞序便
見他學問本
來甚正東坡
云莊子未嘗

分以名為表以參操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

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蓄息畜藏老弱

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儉手配神明

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

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

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

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

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

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

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

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

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

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

為其所歌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注而不反必不合矣

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

為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

墨自矯而儻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

厘聞其風而說之為大過已之大順作為非樂命之曰

節用生不歆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聞其道不怒

區別 操 言操考明倍

各有分 教民農桑 小講 聖 盡備

首節之二 度數

道 首節之三

載其事

首節之四 大講 指春秋以後

天下設教于中國為百家者亦詳說世事

首節之四 大講 指春秋以後

端而察

分判不全也

亦不合也

亦不合也

亦不合也

亦不合也

亦不合也

亦不合也

亦不合也

亦不合也

亦不合也

亦不合也

訊夫子亦看
得出

墨子宋大夫
禽淵登是其
弟子

又推其為博上於尚同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威

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護文王有辟

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像上下有等

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

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

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末敗墨子道雖然歌而

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

薄其道大毅音忽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

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

柰天下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

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

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索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膝無肢

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

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也為服日

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

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若獲已齒鄧

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

異之辨相訾以觭音奇偶不忤之詞相應以巨子為聖人

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厘之

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膝無

名川大川也

支川禹所疏

鑿也索盛土

耜也耜握土

之具也

水曰跂草曰

踳

孟子於揚墨

峻詞而力排

之有以見衛

道之切南華

又詳述墨氏

行事與其源

流申言其疵

弊而不廢其

所長可謂公

論而存恕矣

論語卷之十

十一

十二

別有即在宿
隨分而處則
寬閑而自安

以心之休為
心之用什氏
所謂大用現
前是也

言其師弟皆
忍飢以立教

趣萬物者得
萬物之理趣
也不兩者一
也

駘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言未見其所以治亂也雖然墨子

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今世先以人矣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

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以物自奉碩天下之

安寧以活民命人戒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其人皆足自養古之道

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姓名

冠以自表接物以別罔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用

以聊和而之音合之數以調海內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

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為此

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強以自見

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

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豈為久活之道

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且以其活大於止而自利之人

不以身做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借入自物以禁

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此文字之大小精粗固不同而所行大意皆如及而

是而止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第四節

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徃古之道術有在順白太而行

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齋萬物以為首二人皆介隱士

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其說曰

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且但知包容為一而无所分

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選則不徧

適得怪焉者
言彭蒙之徒
以此見訝於
世也得其教
者言其初李
之時自相契
合不待教之
而後能也

已而緣不得已近于自為冷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此謂文白者分知不知通于知將薄知
而後鄰傷之者也不立謏音裸音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任事
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拍音遠音斷與物宛轉音
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音
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
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
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
吝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音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
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
理適得怪焉而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

常

以皆常有聞
作結句較好
閑尹老聃第
子也濡弱謙
下即舌柔長
存之意空虛
則物物皆全
矣故曰以空
虛不毀萬物
為實
溪谷在下而
能容物

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音
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既音斷其所謂道
非道而所言之蹊不免於非蓋蒙田駢慎到不知道維
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第五節水道也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
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閔尹老
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
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閔尹曰在已無居形物
自著其動若其其靜若鏡其應若响芴乎若亡寂乎若
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
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音溪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

無藏也句即以積為不足意

自冒頭而下分別五者而末以已繼老子之後明言其學出老子也前三段着三雖然皆斷說其學之是非獨老子無之至此又着雖然二字謂其學非無用

于世其是其文字轉換處莊子正教倪斯世者却為其反說

統一音悅

惠子特好辯者故不與道術特於篇末言之
既則視也日方中之時側而視之則非

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

無藏也故有餘歸音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

為也而突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

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敗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

於人可謂至極至法之極閑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寂寞無

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

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

詞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

與莊語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

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不謹是非以與世俗

處其書雜環瑋而連并音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詭詭

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

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閱音而肆其

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

也其理不竭其求不脫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

其書五車其道舛音駁其言也不中麻音物之意曰至

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

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

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

充足意

音

以無校為

以六三始

則无所侵

第六節

同運

成備

人莫知所歸

廢棄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中矣

連環本不可

解而其為環

必各自為圓

而不相粘不

相粘則非連

環矣

奇峯怪石千

態萬狀柳宗

元終身不辨

大可為羊者

言有生之初

謂犬為羊則

今人亦可為

羊矣謂羊為

犬則今人亦

可為犬矣胎

田

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

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况愛萬

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

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即有天下大可以

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犬不熱山出口輪不礙連地目

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

鑿不圓柎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

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

尺之楯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

身無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

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迷其中而不悟

與之人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

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

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

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

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

為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嗅矣由天

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蟻之勞者也其於物

也何庸夫亢一尚可曰愈貴道究矣惠施不能以此自

寧散於萬物而不殺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

駘

駘

駘

駘

駘

駘

駘

駘

駘

如也

形細讀此書

惟惠子嘗有

亦難登當時

惠子與莊子

益看而始破

之耶

按莊子所叙

道術有五大

抵皆齊物志

已以不測流

悟者但初學

渾讀難于辨

識約而論之

則泛愛節用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論衡

南華經註釋評林卷之十終
藉口大禹而
勞不休者墨
翟禽滑厘也
上說下教和
調海內以活
民命者宋鉞
尹文也葉智
夫已現然死
轉以免于世
者慎到蒙
也居後而
虛澹然以无
藏為有餘者
老聃閔尹也
傲物而忘生
茫然與太虛
相往來者莊
周也

始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响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未以惠子結維以其不與聞道之列亦以其辯能以無為有可因是辯以發論道之端也蓋著書雖與作文異然其軀製起頭結尾皆是其用意處如春秋之絕筆獲麟如中庸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書內篇之混沌七竅皆是一個體製不可不知也

南華經註釋評林卷之十終



庚午冬十二月卒業

辛未夏五月別再卒業讀于武州旅館

慶應丙寅冬日讀之于京都

日御門羽異年丁卯秋日再讀

諸江戶茗學廣初陰里澤乾美

